

作为教育家的徐悲鸿

欧阳

看着中央美术学院很热闹的样子,一打听才知道“百年央美”了,还有艺术大师徐悲鸿的盛大展览。

应该是很难得的机会吧?想着这事,虽然近在咫尺也不会去看,但我还是没过脑子地给声称热爱艺术的朋友去了信儿,来看看吧,大家也聚一聚。

吃饭可以,眼福免啦。没想到朋友会是这种态度。原来他认为徐悲鸿的画不值得一看,这让我有点意外。

坦诚而言,我也觉得徐悲鸿的画不是我这些外行人能看出来道来的,尤其是国画,看起来就像是放大版的小人书插图,没想到以专家自诩的朋友也和我这种外行站在一个队伍里。不过专家的层次和格局要比吃瓜人士高很多,不像我这等人,喜欢不喜欢的,说不出啥道道儿来,而是能拿出很多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独具慧眼。

比如说,什么“愚公移山、田横五百士”不过就是据文字配图,“就像你说的不用脑就可以把《史记》画个遍”,基本上没艺术家的样儿,“马”也是不能恭维,油画更是匠人循规,很是一般般……总之,不值得景仰。

专家的道理我不好评论对错,然而,说徐悲鸿先生不值得敬佩,我是坚决不理解的。

首先,专家崇尚的“西方”最初也是照文字配图,只不过是《圣经》与《史记》之别而已。并且我也没说过画遍《史记》的话。

再者说了,中国人一贯以师古为才俊事,连夸赞某人都说“深得某家真传”,这不止于绘画,思想亦然,尤其在画图领域,此风更盛;除了唐伯虎胡思乱想整了些“春官”画外,众位大师差不多都背负以古人为镜的传说,基本上不把自己和大自然当回事儿,就是山水画也罕有写生一说。

能画得惟妙惟肖,已经是极高之境,何必在意是不是有先师遗迹呢?再进一步,在没人能够超越孔丘先生的环境下,我们真不能用西方的眼镜来审视。

客观说,绘画之旅西方也可以说是源起于《圣经》故事,但走的是另一条路径,从托开始,个人主义便表露无遗,老想着与众不同,要创造出什么新玩意儿来。这么说吧,倘若您要是以咱们的逻辑夸米开朗琪罗,说他深得托真传,估计老米会被您的话气得背过气去。

所以,不能用西方的所谓自我心灵发现来看待,苏格拉底说:“艺术家应该表现出心灵的活动”。很好,但那是希腊语,不是中文,咱能表现出意境的神韵也是很不错的。

退一步讲,就算徐悲鸿先生的画作用西方准则来看有点不行(此论未必有理),但他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尽管当初他和徐志摩的论战,在今天的视野来看,有点两个打刀的意思,但以一人之力对抗旧习惯,引进素描和人体写生等所谓现代绘画基本技法显然革命运的创举,是他的坚持,暴力撞击了一味模仿先师的旧观念。

不仅如此,力排众议把一天能画几十幅小虾、白菜之类的老木匠请进现代高等学府的也是徐悲鸿先生!

这完全不搭界的“两种行为”模式,不正是现代教育包容并蓄精神的最好体现吗?不夸张地说,这和蔡元培享誉的办学理念相比毫不逊色——是徐悲鸿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开启了中国现代美术之门。

吊诡的是,其人以“不甚佳”的画作蜚声天下,而伟大(名副其实)的教育家声誉却仅限于业界之域的寥落声。是因为画家之作品价格顶天,故而更受俗世追捧的原因吗?很可能。

反观教育家本色,无不是些零零碎碎的琐事,除了逸闻、传说,人们几乎不可能将单个相关的细枝末节视为纪念碑来景仰,就像陶知行,有几个人能说出陶先生轰动八方的“大事件”呢?实际上对教育家来说,可能就没什么大事——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……

其实应该相信布里希推广的名言:没有什么艺术品,只有艺术家。教育也好、美术也罢,徐悲鸿无疑是艺术家,其作品岂能是非艺术品呢?只是比较起他笔下的商品,那些看不进摸不着的理念,那些课堂……我以为才是他更杰出的艺术品——

徐悲鸿先生的本色声誉也许被我们倒置了。

奔忙

刘建

在江南的一所机械厂
我每天都要在庞大的机台前
生产各种各样的精密工件
常常我会把自己也加工成一枚粗糙的零件
加固日渐散乱的生活
车间外的香樟树一年复一年不停地绿
好像永远也不知道疲倦
有时候铝制会扎疼我的手指
让我在恍惚的梦中骤然惊醒:
爱人的脸庞从圆月上悄悄隐退

这些年,苏州、无锡、上海、南京
就像一列火车,除了短暂的停顿
我一直在途中
老家那么远,我就写一些满含泪水的诗
仿佛故乡离我的路程就可以像诗句一样短
奔波那么累,我就写一些轻盈的诗
仿佛这样就可以减轻生活的一部分重量
仿佛心里所有的苦,它都可以替我说出来



打工文学撷英(55)



高明荣

四月五日,清明。

现如今还是四月天,但是却有点暖得不像话了。春天中的那种若有若无的寒意被驱散得干干净净。清明,我不知这是否应该称为一个节日。或者说,在这个节日中应该带有一种怎样的情感。或喜或悲,或不悲不喜,或一如既往。

记忆中似乎不曾有过关于清明的记忆。唯一可想起的,也只不过是杜牧的一首《清明》所描述的那般,是一个寒雨纷飞的季节。一个行人脸上挂着犹可看见的泪痕,打着一片薄薄的油纸伞,走在泥泞的黄色小路上渐渐远去的画面。便是我对这天,这个季节的全部印象。

但这印象却与现实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

天,微澜。是一个响晴的天。丝丝缕缕的白云在

清明四月天

天空肆意的舒展着。仿佛因为今天是个节日一般,比往日更加轻柔。在家里窝了一冬,熬过了漫长冬季老人也三三两两的散落在街道上,享受着这阳光带来的温暖。

没有清明的寒雨,没有泥泞的小路,没有挑着油纸伞的行人。或者说,没有了那个记忆中杜牧所描述的凄清的清明。

或许不是清明,或许只是春天。一个暖洋洋的春天。

不是吗?街角的小学校园里的柳已经泛着绿了,略有近视的眼,让我无法知道这绿色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。只是一片朦朦胧胧的绿,没有轮廓与形状。一群孩子,在街角的矮墙上够着柳条,带着那绿色一晃一晃的。每年总有那么一群孩子在那里,在那学校的柳树上。以前的我也是那群孩子中的一员,或许更远的以前,我的父母也是那群孩子,今天是他们。下一次也许是他们的孩子。不变的孩子,不变的柳树。今天只是一个不变的清明。不是吗?

也许是的。风从鼻尖掠过,空气中带来了黄纸燃烧后那特有的味道。一丝淡淡的香味。清明独有的味道。

从西方的麦田中随着风,缓缓地淹没了这街道。火夹杂在风中还未熄灭,翻飞在麦田的上空,翻飞在祭拜的人们的头顶。如同人们的思念一般,迟迟不肯熄灭。但却最终落在了淡黄的坟头之上,映照在人们的脸上。

我看不到那些祭拜人的面孔。或者说,我读不懂。那时没有悲哀的面孔,一如往常。无悲,但却不是无喜的。就像街上的老人一般,总是把死字挂在嘴边。好像他们与这个字毫不相干。那一座座黄色的土包,似乎也与那些拜祭的人们毫不相干。我不懂这是经历了太多生死之后的漠然,还是看惯了生死的一种麻木。或许两者都是。太多的东西,已经使眼睛和心起了骚动。看起来朦朦胧胧,摸起来是一种带着温度的坚硬。看不透每个人这层骚动下面是一双怎样的心与眼。或许,他们也早已明白,不久,那迟迟不熄的黄纸也会飘落在他们的头顶。而也总会有很多站在远方的少年,像现在一样,一如既往地看着这一切。看着下一次火的燃起与飞舞,飘落与熄灭,就像他们当年一样不解与疑惑。

或许这不解与疑惑是永恒的。就像那飞舞在空中的火一样,熄灭燃烧,燃烧熄灭。抑或是像那校园墙边的柳,发芽凋零,凋零发芽,抑或是像那街道一般,老人孩子,孩子老人。这也许是印象中真正的清明。没有寒雨,没有泥泞的小路,没有挑着油纸伞的行人。寒雨,小路,油纸伞,行人,那仅是他人印象中的一个清明,杜牧印象中的一个清明。

火,柳,街道。此刻的清明,才是真正的清明,是一个被刻意遗忘的永恒。



文中图片为资料图片



不随便评价他人,是一种修养。而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,是一种修行。

赵春青画

春天是快乐的

赵武明

获满屋的阳光,或许孕育着春天的故事,挥洒着春天的情绪,低吟着春天的旋律。行走在河畔,聆听黄河涛声,真希阳光热烈地拥抱每个行者,打开心房和自然真切对话。只有懂得交流和诉说,敢于追求的人,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。倘若总是郁郁寡欢,暗自涕零,心里的欢喜和爱恋,无人知晓,只有任它们在心里生根发芽疯长到枯萎凋谢,最后腐烂在心里,腐蚀了自己的灵魂。

在人的生命里,谁都有删不去的情节,谁都有抹不掉的记忆,铭记这段情节和记忆,就是在梳理自己的命运和幸福。回首时,恍然若梦,又清晰如昨。不管时光如何更迭,还是留下这些情节贮存在记忆里,美丽的忧伤,美好的回忆,都会让自己在闲暇时感动。

其实,一个人最美丽的、最迷人的、最值得赞誉的,也是最近得起欣赏和品味的姿态,就是在春光里阅读,在春天审视自己。

阳光无痕,掬水留香,阳光,多温暖的字眼,让人们想到活力和灿烂,想到孩子们的成长和老人的笑容。有阳光的日子是充满笑声的日子,有阳光的日子是写满快乐的日子。诗人海子说,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。”是这样,在阳光下行走把自己解脱出来,就是一种幸福。这种幸福会留下更多的遐思。

花非花,情难情,喜与悲,乐与苦,爱与不爱,相隔不会太遥远,一念之间,朝夕之变。还是在春天,看那闪烁温暖光辉,漂浮在晨与夜边缘的朝霞。或在深夜,聆听春雨敲打窗外的音响。有人说,生活的屑屑不虚伪,让处在城市中的心灵感到迷惘和疼痛。不可否认,痛苦是一个人的影子,忠实地伴随着人的一生。一个人可能一无所有,但不能没有痛苦。因为痛定思痛,一个人才能更加真实。

春天来了!走出门看到满眼的绿,是那样的新,倦怠。慵懒。暧昧。渴望。播下希望的种子,收

那样的柔,那样的醉人。上班的路上,看到女人们鲜艳的裙子,在风中像一朵朵绽放的花,于是心情就变得很好。想起一句话:事如春梦了无痕。有一点淡淡的喜悦,但每个人的心情都不是这样的好,犹如春雨滋润着每个人的心,泛起温暖涟漪的又会有人。

有人说,春天是容易使人忧伤的季节,曾看到有人签名留言,也许是春天,使我们共同忧伤。而我却难以割舍安然的春意,徜徉在春光里,捕捉春天的影子,品味春天带来无限生机的快感。

走在路上,春天的暖阳已经有点热烈的温度。小孩的脸上已现潮红,遮阳伞也为女人们呵护着青春。看到风情线上的迎春花开得欢快热闹,花蕾满含希冀,枝条修长而柔美更像刚出浴少女的秀发一样妩媚妖娆。走累了坐在黄河边看春水满涨,不为奔腾的欢畅,只为春日的暖阳,静静地再停歇。在暖阳下,我也把自己晾晒。其实,最美的阳光莫过于春日。

慧者潜锋芒。潮湿的心在春天复苏。不错,心怀感恩,人生才会更加丰富。光芒无需太亮,够亮就好,头脑要如仓库般藏而不乱,心境要如墙壁般有而少动,少犯错这里做人的准则,不犯错,那是天使。梦想之所以能实现,那是因为有梦,有奋斗。

鲜花或雅或艳总会栽在盆里,其实最美的景境应该在春天的路上。携着春的手,遐思万千。雨点落到你的身上是偶然的,但太阳的光芒总会照亮你的心房,春风拂面,心旌荡漾。又是一年春好时。

春天,应该是快乐的!



唐宝民

那一代学人的“名士范儿”

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,故有一老而弥高之叹。若能洒脱此种奴性,不作古人的诗,而惟作自己的诗,则决致如此失败矣。”这段话是针对陈寅恪的父亲诗人陈三立说的,是非常不客气地对陈三立的诗进行批评。可以说,是把陈三立的诗当作文学改良的反面教材来批判的。

按照人之常情去判断,陈寅恪读到这段话以后,心中一定很不舒服,应该会记恨胡适,并与他老死不相往来。然而,通过现存的资料,我们可以了解到,针对胡适对自己父亲的批评,陈寅恪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情绪(起码在公开场合是这样的),在以后的岁月中,与胡适的交往还十分密切,对胡适的为人及在学术上的成就,评价也极为客观、公正,这

就是大肚能容的君子之风。

陈寅恪是这样对待胡适的,胡适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。面对别人的批评,胡适同样具有君子之风。朱希祖是学问大家,曾与胡适同在北大共事,据学者刘宜庆先生在《百年风雅》一书中记述:“胡适初进北大,还是未学新进,对朱希祖很尊重,朱希祖的藏书中有很多是海内孤本、秘本,胡适就经常到朱家来看藏书,谈谈版本,请教学问。”可见,两人之间有着很深的交往,胡适对朱希祖是尊重有加的。但朱希祖却有些瞧不起胡适这位新人,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册出版以后,朱希祖对胡适发表的论曹寅的文章予以补充,两人常写信交流。胡适对自己的批评,颇有风度,一笑了之。

作为学术中人,就应该胸怀大度,海纳百川,面对他人的批评,只要对方是出于善意,无论其观点正确与否,都应该虚心对待,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。最重要的一点是就事论事、对事不对人,不因学术上的分歧影响相互之间的友谊和交往,这就具有“名士范儿”的气韵了。陈寅恪和胡适两位先生,在这方面无疑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。